

導 論

三論宗是由吉藏遠紹鳩摩羅什（344-413）所傳關河三論、近承攝山三論而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實際創立於隋代，而衰落于唐初，是最早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之一，也最早衰亡，此宗依《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而立宗，故名，加上所依的《大智度論》，也有稱之為四論宗者，由於其實際創始人吉藏（549-623）曾在隋開皇（581-600）年間長期駐錫嘉祥寺，世稱“嘉祥吉藏”，因而也可以稱為嘉祥宗，三論宗還有許多別稱，比如中宗（八不中宗）^①、性宗、空宗、破相宗^②、大乘空宗、般若宗、法性宗^③、提婆宗、無得正觀宗^④，等等，這些不同的名稱，有些是三論宗專有的，有些則是他宗也有的，都從不同角度呈現了三論宗的特色，比如，三論宗破法相而顯平等無相真如法性，據此而稱其為破相宗、性宗、法性宗等，三論宗以空觀立宗，據此而稱其為般若宗、空宗、大乘空宗等，三論宗

① “三論宗者，中宗也。”在日本佛教中，稱為中宗者有五，三論宗為“八不中宗”。見〔日〕義觀《本朝諸宗要集》卷五，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以下簡稱《補編》）第32冊，第490頁下。

② “此宗一名性宗一名空宗，一名破相宗。”（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中編，第194頁，新文館大正七年（1918）三月發行。）中國佛教中的性相之分，性宗就包括三論宗。

③ 太虛：《佛乘宗要論》，《太虛大師全書》（臺灣版之光碟版，下同）第1冊，第184頁。

④ 《佛光大辭典》之《三論宗》條。

以中道思想，特別是八不中道為核心理論，據此而稱其為中宗或八不中宗，三論宗以無所得為境界，據此而稱其為無得正觀宗。

在進入對三論宗史的討論之前，有一些基本問題需要理清，比如說，三論宗是不是一個宗派？如果是，是不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個宗派？作為一個宗派，其師資傳承情形又如何？它為何早早就衰落？

一、三論宗是否構成一個宗派？

這是首先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這一討論的基本學術背景是學術界對於佛教流派的“學派”和“宗派”之分，但這在傳統的佛教學術背景下可以不成為問題，佛教歷史文獻的一般表述中，宗的含義是廣泛的，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學派、宗派都稱為宗，所以有本無宗、心無宗、即色宗等，有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真言宗等。在華嚴宗法藏（643-712）著作裡，就有三論宗的提法^①，日本東大寺華嚴宗僧人凝然（1240-1321）所撰《八宗綱要》，概括日本佛教發展的諸宗（南都六宗之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成實宗、俱舍宗和平安二宗之天臺宗和真言宗），就包括三論宗。

但是現代學術對於佛教的研究，區分了學派和宗派，“隋唐之前的中國佛教，主要表現為學派的分歧，隋唐以後，各派道統之風漸盛，乃有各種教派之競起。”^②但三論宗是否成為一個宗派，首先涉及到對於宗派之“宗”的理解。

湯錫予（1893-1964）教授對“宗”提出了兩種解釋，第一種意義，是指“宗教學說上的派別”。第二種意義，是指“教派，它是有傳授，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的一個宗教集團”^③。前一種意義上，是宗旨之“宗”，形成的實際上是學派，學說的派別，比如對講習各種經論的經師、論師的學

①《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大正藏》第42卷第215頁上。

②《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湯用彤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84頁。

③《論中國佛教無“十宗”》，《湯用彤全集》第二卷，第372頁。

說，因此也稱為“師說”。後一種意義上，是教派的“宗”，宗教的派別。兩者的區別，他認為尚待研究。他特別指出一點，似乎可以說，學派之宗是就義理而言的，教派之宗是就人眾而言的。另外一個，就是對於道統的重視，雖然學派也重視道統，但宗派對此更為強調，“齊梁佛學固亦重師承，隋唐教派則更重道統。”^①

任繼愈（1916-）教授等認為宗派有這樣的特點：“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獨特的宗教理論體系、宗教軌範制度，有獨立的寺院經濟，勢力範圍，每宗都有自己的傳法世系。”^②

藍吉富（1943-）教授則提出三項條件：“佛教宗派的形成，至少須具足下列條件：第一，須有特屬於該宗的寺院。第二，在教義上，須有不同於一般佛教徒的獨特體系。第三，該宗徒眾及一般佛教徒對該宗具有宗派及宗祖意識。”^③

還有更為詳細的討論：

在佛教發展中，經某些教徒根據佛教主要教法，創造出獨特的宗義和修行方法，並且透過講授、著作、師承等關係，使此種獨特宗義留傳數代，而形成的獨特思想體系或教團。它的兩項不可分離之基本因素是宗義與師承。在宗義、師承關係發展中，又產生專宗寺院、組織制度等重要因素。而派別意識則由隱而顯地貫穿在宗派的獨立體系或教團中。並且產生宗祖、道統等強烈的爭執。因此，宗派依其發展程度之不同，可區分為兩種形式：一為學派式宗派，僅有教義與師承關係及微細難查的派別意識之教義體系；一為教派式宗派，包含宗義、師承體系、專宗寺院、組織制度與強烈的派別、宗祖、道統意識等因素之教團。^④

① 《論中國佛教無“十宗”》，《湯用彤全集》第二卷，第 375 頁。

②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 頁。

③ 藍吉富：《隋唐佛教史論文選》，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4 年版，第 179 頁。

④ 顏尚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0 年 12 月版，第 4 頁。

學派和宗派之間，既有相同之點，也有相異之點，有些相異只是某些特點更明顯而已，有些則是宗派特別具有的，大致而言，兩者的區別表現為如下一些方面。

其一，學派之“宗”經常宗於某一種或幾種經典，而宗派則依於一類經典立宗而又有對於整個佛教經典的整體性看法，甚至有大量的研究作品。在學派之中，往往集中就某一經典展開研究討論，精於此經者稱為“師”，涅槃師精於《涅槃經》，俱舍師精於《俱舍論》，地論師精於《十地經論》，而創立宗派的高僧，除了本宗所依宗經之外，還更為廣泛地研究佛教經典，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於佛教整體性研究的創新觀點和系統思想。以吉藏為例，他的研究就包括了三論、般若類經、淨土類經、如來藏類經、唯識類經、涅槃類經等等，而僧朗雖然重視三論、《華嚴》，但不重《涅槃》和《法華》。

其二，宗派比學派更為重視判教。中國佛教的判教（教相判別）在南北朝時代就已經出現，一些學派都有判教，但到了隋唐宗派時代，各宗都更為重視判教，以至於可以根據不同的判教區別不同的宗派，從二藏和三種法輪的判攝可以判定為三論宗。禪宗的教外別傳其實也是一種判教，判佛教為教內和教外。宗派一般都要以判教對整個中印佛教史做出判攝，來確立或抬高本宗的最高地位。

其三，宗派比學派更為重視師資傳承或法嗣制度。學派也是有師承的，但宗派更講究這一點，非常重視本宗的法統，比如禪宗，究竟有多少代祖師，經過長期的討論才確定下來，天臺宗的情形也是如此，三論宗在吉藏之後由於法脈中斷，才沒有後人接續法統。

其四，宗派比學派更突出本宗寺院。一般來講，學派也有專門的弘傳寺院，但宗派更強調以特定的寺院甚至寺院所在的名山勝地作為本宗基地，使其具有祖庭的意義，三論宗有嘉祥寺（但由於吉藏之學和攝山三論的淵源關係，一般以攝山棲霞寺作為三論宗的祖庭），天臺宗有天臺山國清寺，唯識宗有大慈恩寺，禪宗有曹溪寶林寺。

其五，學派更多地以義理的探討為中心，形成具有共同傾向的義學圈，宗派除了對於佛教義理作出創造性發展之外，還需要關注更多的宗教問題，包括制度建設、寺院經濟、道統確立、政教關係等。

由此而論，三論宗在吉藏門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佛教宗派，其判教、法統意識、對佛法的整體性研究，其思想的創新性，都體現了宗派的特點，但由於其存續時間較短，其宗派的特性並未完全地、充分地展開，因而不如天臺宗、禪宗等宗明顯，但已與三論學派有了很大的不同，自然可以歸入宗派一類。這一點，學術界多有持肯定態度者。湯錫予教授說：“三論師到吉藏時已表現有教派的性質。”^①只是“雖已形成教派，但傳世甚短”^②。呂秋逸（1896-1989）先生說：“三論的學說傳到吉藏，便打開了局面，成為一大宗派。”^③而周叔迦（1899-1970）居士似乎是在三論師的意義上談三論宗，並分析成不同的階段，吉藏的三論宗為“嘉祥學派”^④。持此類觀點者在現代學術界較少。

二、三論宗是否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個宗派？

確認了三論宗的宗派地位之後，還需要討論的一個基礎性問題是三論宗是否可以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個宗派？這個問題是從比較的角度而言的，涉及到與三階教、天臺宗的比較。現代學術界的佛教史研究，僅就中國大陸而論，湯錫予教授的《隋唐佛教史稿》在談到隋唐之宗派時，第一個討論的就是三論宗，第二個是天臺宗。他認為，天臺宗的智者大師“在世不但無自立宗派傳統之意見，而且其遺文中亟歎無可傳法之人”。並舉出一系列證據說明這一觀點^⑤。呂秋逸先生的意見則相

①《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湯用彤全集》第二卷·第398頁。

②《論中國佛教無“十宗”》，《湯用彤全集》第二卷，第382頁。

③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13頁。

④周叔迦：《三論宗之源流與立教》，《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921頁。

⑤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8月版，第137頁。

反，“依宗派成立的先後次序說，是天臺宗、三論宗、慈恩宗、賢首宗和禪宗”。^①但在《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的附錄中則將三論宗排在天臺宗之前，分別為隋代佛家兩宗學說略述之一和之二。郭朋先生的《隋唐佛教》第一講天臺宗，第二講三論宗，第三講三階教。他有理論上的簡要說明，就是從南北朝佛教的南北異趣到隋朝佛教的統一，“體現在這一宗教上的統一，便是由智顛所創立的、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個宗派—天臺宗”。^②潘桂明教授的看法，則以天臺宗為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是最早出現的、意義完整的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③在天臺宗思想確立的基礎上，三論宗等思辨色彩很濃的宗派紛紛成立。更早的研究，太虛（1889-1947）法師以三論宗為第一個宗派，“宗派之成立，首為大乘三論宗或四論宗”。^④今人李耀先教授撰有《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開宗的宗派》^⑤，對三論宗是中國佛教的第一個宗派提出了詳細的論證。朝鮮李朝學者李能和（1869-1943）的看法，“三論之傳，蓋較諸宗為最古，及其廢也，亦較他宗為獨先”。^⑥這個觀點也可以理解為三論宗為最早成立的宗派。

這可能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討論。如果從形式上看，論符合宗派諸標準，要以比較完整的宗派標準的數量而定，三論宗可能不如天臺宗符合的條件多，以此而論，天臺宗為第一個宗派。從由學派而宗派的連續性看，三論宗是直接從三論學派發展而來的，吉藏的一些核心思想，直接承自其師興皇法朗（507-581），從這個角度看，三論宗也可以具有第一的身份。但從一般的角度講，可以確定，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成立的宗派之一。

①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159 頁。

② 郭朋：《隋唐佛教》，齊魯書社 1980 年 8 月版，第 93 頁。

③ 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臺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第 1 頁。

④ 《佛學概論》，《太虛大師全書》第 1 冊，第 20 頁。

⑤ 收入《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⑥ 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中編，第 194 頁。

三、三論宗的師資傳承

宗派必定要重視師承問題，有些宗派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在實際創始人之後不斷完善的，吉藏門下宗門冷落，沒有多少後人來關注此問題，因此這個問題在歷史上討論得不多，歷史上沒有像天臺和禪宗那樣將這個問題解決掉，倒是日本佛教界對此比較重視，因為日本佛教史上也曾有三論宗。

吉藏經常談到“關河相承”、“攝嶺相承”，實際上確定了法統的基本線索。被視為吉藏傳人的碩法師在其《三論遊意義》中曾簡要談到三論宗的傳法世系：

馬鳴去世付屬比羅比丘，比羅比丘去世付屬龍樹，龍樹去世付屬提婆，提婆去世付屬羅什，如是相承乃至，付屬師子比丘也。^①

這個世系基本上是《付法藏因緣傳》中的觀點，但有些亂，如湯錫予教授所說：“將鳩摩羅什放在提婆之後，師子比丘之前，乃是碩法師的臆造。”^②

日本佛教史上對三論宗的法系討論較多。凝然所列的三論宗師資傳承世系是：文殊（高祖）、馬鳴（次祖）、龍樹（妙弘此宗），龍樹下有二傳，一傳是：龍樹—龍智—清辨—智光—師子光。二傳是三論宗正傳：龍樹—提婆—羅睺羅—沙車王子—羅什，羅什下，道生、僧肇、道融、僧叡並肩相承，曇影、慧觀、道恒、曇濟同志美贊，以曇濟為傳人，曇濟—道朗—僧詮—法朗—嘉祥。以下為三論宗經高麗而在日本的傳承系統^③。這種說法，特別是羅什以下的傳承，流行於日本^④，但正如湯錫予教授所說：“此

①《三論遊意義》，《大正藏》第45卷116頁下。

②《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論》，《湯用彤全集》第二卷，第393頁。

③凝然：《八宗綱要》，《補編》第32冊，第70-71頁。

④《本朝諸宗要集》卷五也說，“道生大師、曇濟大師、道明、僧詮、法朗大師、吉藏大師等，次第相傳”（《補編》第32冊，第490頁下）。

說不知始於何時。”^①這種觀點也被韓國佛教界採納^②。曇濟傳何人之法，凝然認為道生傳曇濟^③。凝然在《內典塵露章》中討論的三論祖師，實際上是這樣的：文殊一馬鳴一龍樹一提婆一歲睺羅一沙車王子一羅什一道生一曇濟一道朗一僧詮一法朗一嘉祥，嘉祥下並列五英，即智凱、知命、智實、寂師和慧遠。《本朝諸宗要集》也是這個看法，羅什門下的僧叡、僧肇、道融、道生四上足之後，“道生大師、曇濟大師、道朗、僧詮、法朗大師、吉藏大師等次第相傳。”^④

日本淨土真宗的前田慧雲（1857-1930）提出龍樹之後，提婆、羅睺羅、天親、青目四代為三論宗師資相承^⑤。提出天親的理由是，無著和天親兩大師，一面唱與皆空論有別阿賴耶識緣起論，另一方面又兼弘中觀論，無著撰《順中論》，天親注釋《百論》。他認為，自古以來，沒有以天親為三論宗祖師，“殊不可解也”。^⑥青目之後，即莎車王子、羅什。羅什以下，第二代為融、叡、生、肇四傑，第三代為曇濟，曇濟後為河西道朗，曇濟和道朗之間不明，“道朗因何人而傳承其法門，其事不明。唯《中論疏》有‘關內得此義’云云”^⑦。道朗後僧詮、法朗、吉藏。

中國佛教界和學術界再次重視這個問題，是從楊仁山（1837-1911）居士開始，他在其《十宗略說》之三論宗略說中簡要談到，文殊師利為初祖，以下是馬鳴、龍樹、清辨繼之，中土祖師，則始自鳩摩羅什，羅什門下生、肇、融、叡四哲並稱，道生傳曇濟，以後輾轉相傳至吉藏。這是繼承了

①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 1982 年 8 月版，第 107 頁。

② “鳩摩羅什是提婆三傳之弟子也……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曇影、惠觀、道恒、曇濟等，咸受大義。濟傳道朗，朗傳道詮，詮傳法朗，朗傳吉藏。”（李能和：《朝鮮佛教通史》中編，第 194 頁）

③ “生公之下有曇濟大師。”（凝然：《內典塵露章》，《補編》第 32 冊，第 532 頁上）“道生上足有曇濟法師。”（《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上，《補編》第 32 冊，第 649 頁下）

④ 《本朝諸宗要集》卷五，《補編》32 冊，第 490 頁下。

⑤ 前田慧雲：《三論宗綱要》，《現代佛學大系》32 第 2 頁、19 頁，臺灣彌勒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初版（下同）。

⑥ 前田慧雲：《三論宗綱要》，第 19 頁。

⑦ 《三論宗綱要》，第 30 頁。

日本佛教界的傳統看法，這一觀念完整體現在《三論宗源流系譜》中，這一系譜收入刻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開雕的吉藏《三論玄義》中，基本線索是：龍樹—提婆—羅睺羅—青目—須利耶跋陀和須利耶蘇摩兄弟—鳩摩羅什—道生—曇濟—道朗（河西）—僧詮（攝山止觀寺）—法朗（楊都興皇寺）—嘉祥吉藏，吉藏下，列出慧朗、慧灌（高麗）和智凱（嘉祥）三人。青目是三論宗所依《中論》的釋文的作者，道朗是指的河西朗，而非攝山的高麗朗，突出慧灌是為了和朝鮮、日本三論宗相貫通。

太虛法師也對三論師資提出過看法，與楊仁山的觀點無大差異，“此宗以文殊為高祖，龍樹為二祖，龍樹下分二派：一、龍樹、龍智、清辨、智光、師子光之傳。二、龍樹、提婆、羅睺羅多、沙車王子、羅什之傳。羅什三藏為吾國此宗之高祖，三藏既譯三論，高弟各敷講之，其中道生、曇濟（或僧肇）、道朗、僧詮、法朗、吉藏諸師，次第傳承”。^①太虛的另一個看法是，中土三論祖師由羅什到日照，羅什—僧朗—吉藏……日照^②。日照（613-687）法師是唐代來華的中印度高僧，傳來的是與羅什一系不同的中觀學說，被有的學者稱為“新三論”，太虛將這一系也列入三論宗的發展範圍之中。

印順法師在 1937 年的《三論宗史略》中確定的三論宗世系是^③：印度祖師：第一代龍樹，第二代提婆，第三代羅睺羅，第四代青目，第五代須利耶蘇摩。中國祖師：第一祖羅什，第二祖僧肇與僧叡，第三祖高麗朗，第四祖止觀詮，第五祖興皇朗，第六祖嘉祥藏。他也沒有完全採納日本的想法，同時突出了僧叡的祖師地位。

近現代著名佛教學者黃懺華（?-1978）的觀點代表著中國佛教界對此的看法，他認為三論宗在印度的傳承是：龍樹—提婆—羅睺羅—青目

①《佛教各宗派源流》，《太虛大師全書》第 2 冊，第 824 頁。

②《中國佛學》，《太虛大師全書》第 2 冊，第 756 頁。

③ 載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7 之《三論宗之發展及思想（三論宗專集之一）》，臺灣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年版。此論文的撰述時間見《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電子版）附錄之《印順導師著作出版年表》。

一須利耶蘇摩一鳩摩羅什。在中國是：鳩摩羅什一僧肇……僧朗一僧詮一法朗一吉藏^①。這個世系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二，一是突出了僧肇的地位，二是明確了攝山僧朗的地位，但在僧肇和僧朗之間，不是直接的繼承關係。

劉常淨居士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代中國佛教界對此問題的看法，“三論宗源導於釋迦、文殊，創始於龍樹、提婆，傳譯於羅什、僧肇，弘通於僧朗、僧詮，大成於法朗、吉藏”。^②這個世系的宗教性更強些，遠推至釋迦，但對於印度部分提婆之後的傳承討論更為謹慎，三論宗的中土傳承法統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羅什、僧肇、僧朗、僧詮、法朗到吉藏的系統。

根據三論宗在不同發展階段上師資傳承關係、對於三論研究的貢獻和前後之間的思想聯繫，結合各種已有的不同觀點和佛教的傳統，大致可以認為黃懺華提出的世系為三論宗傳承世系比較恰當的看法：龍樹一提婆一羅睺羅一青目一須利耶蘇摩一鳩摩羅什一僧肇…僧朗一僧詮一法朗一吉藏，這一觀點收入《中國佛教》，也被《中國佛教百科全書》“三論宗”條收錄，影響比較大，其基本的標準是三論宗所宗諸論的作者、釋者、譯者，但羅睺羅、青目、須利耶蘇摩三人之間的傳承關係需要更多的證明。龍樹為三論宗所宗“三論”之《中論》和《十二門論》的作者，提婆為另一論《百論》的作者，也是龍樹的門人。依照《付法藏因緣傳》的說法，羅睺羅跋陀羅受法於提婆，前三位的次序都與《付法藏因緣傳》同。青目則是三論宗所宗的羅什譯本《中論》中長行的作者，須利耶蘇摩即莎車王子，是鳩摩羅什之師，羅什曾從其受學。羅什可以稱為三論宗的中國初祖，羅什門下，真正對於三論之學有很大理論貢獻的其實是僧肇，其《肇論》在後世不斷被人研究，可以說形成一股“肇學”，研習《肇論》的眾多流派當中，就包括了三論傳人。因此，攝山三論遠承關河三論，承接羅什和

① 黃懺華：《三論宗》，載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1輯，知識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279頁。

② 劉常淨：《三論宗綱要》，中國佛教協會1992年12月內部流通版，第1頁。

僧肇，三論宗和羅什的思想關聯，天台宗人也承認，湛然（711-782）說：“自宋朝已來三論相承，其師非一，並稟羅什。”^①羅什門下，日本的一種觀點推崇道生、曇濟、河西道朗，湯錫予先生早就已經考釋清楚，此三人不在三論宗中土傳承師資之列^②，他認為，道生在學理上更大的貢獻是涅槃學，曇濟之學受於羅什門下的僧導，而道朗是曇濟的前輩，決無反為曇濟弟子之理。傳法於僧詮的是高麗僧朗，僧朗之下，法系資料就清晰了，吉藏門下則沒有非常突出者而成為繼承人。

四、三論宗衰落之因

三論宗到吉藏時集大成而立宗，但是實際上一傳而衰落，吉藏的弟子中，後來發揚光大的倒是在高麗和日本，至於三論宗衰落的原因，其實是多方面的。從內在的原因看，可能下面一些原因是有相關性的。其一，和人才的培養不足有關，吉藏之後，沒有輩出的大德弘傳宗門，吉藏的弟子慧遠（597-647）、碩法師、智拔（573-640）、智凱（有兩個智凱，其中另一個又稱烏凱，?-646）等重要弟子都沒有能成為宗門傳人，智凱甚至放棄了自己專精的三論之學，轉攻諸子、史學等類，又對唱導十分熱心，偏離了三論宗的立場。三論宗吉藏之外其他系列的傳人，一些三論宗人則轉向禪學或偏於禪學，成為了禪師。僧詮系的慧因在宗三論之前，就先修禪法，後來還是歸靜山林，不棄禪修，另一個後人保恭（540-621）也重於禪修。其二，吉藏本人的一些重要著作，比如最重要的《中觀論疏》，煩瑣難讀，從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其思想的傳播。其三，作為其核心思想的中道論或中觀方法，實際上被其他宗派吸收，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其四，在解脫論的一些問

① 《法華玄義釋籤》卷十九，丈大正藏）第 33 卷 951 頁上。

②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 1982 年 8 月版，第 107-108 頁。呂秋逸居士亦認為，“舊說曇濟得法於道生，傳法於道朗，再傳詮，這都錯誤，不可信”。僧肇的思想，由遼東僧朗在北方得著傳授。參見其《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 312 頁。

題上，既無淨土宗那樣簡易的方法，也不如禪宗南派那樣講究頓成的迅捷，其宗教吸引力相比之下不如禪和淨土宗大。其五，正如道宣所說，吉藏本人作為僧團領袖的素養可能有所不足，“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禦眾之德，非其所長”。^①

從外在的原因看，可能也有一些原因是有相關性的。其一，其他宗派的興起，相對削弱了三論宗的影響，如楊仁山居士所說，龍樹的中觀思想傳入中土之後，傳習之士，首推羅什門下的僧肇和道生，隋唐間的嘉祥吉藏專弘此道，但是，“學天臺教者，每以北齊慧文遙宗龍樹，僅取三觀一偈為台教之祖。而禪宗諸師又以不立文字棄龍樹妙論於不顧，於是三論一宗遂成絕學”。^②其二，皇室對於宗派支持的轉向。唐高祖之後，唐太宗重唯識宗，後來武則天重華嚴宗和禪宗。淨土宗可以依其易行道在大眾中流行，三論宗此種純哲理化的宗派，如果沒有皇室的長期支持，可能難以為繼。其三，涉及到中國本土的思維習慣問題，三論宗所代表的純思辯性的哲學思維，複雜的理論證明，在中國可能還沒有廣泛的適應性。正如方東美先生所說：“這一套哲學必定很複雜，才會無人問津。”^③

五、本書的基本思路

三論宗是在三論學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三論學是在般若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般若學的興起則與般若類經典的譯介有關。基於這種歷史和邏輯的思考，本書的思路之一是建立一主二輔三條線索，以般若類經典的譯介為出發點，一條主線是始於譯經而產生的般若學派，經關河三論學派、攝山三論學派的發展而到嘉祥三論宗派思想演進過程，以吉藏為這一主線的發展高峰。二條輔線，一是經典譯介的線索，二是對於《肇論》研究的線索。另一思路則是將三論宗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用比較

① 道宣：《吉藏傳》，《續高僧傳》（以下簡稱《唐傳》）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514頁下。

② 《中論疏序》，《等不等觀雜錄》卷三，《楊仁山居士遺著》第8冊，金陵刻經處本。

③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臺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0頁。

的方法來展示。

從般若學派到嘉祥三論的主線重點討論三論宗發展的四個階段。般若學派是三論宗的源頭階段，這一學派是兩晉之際的佛教僧人依據掌握的不同的般若學經典，結合中國本土文化，對般若空觀的不同理解，形成“六家七宗”，本無宗、本無異宗、心無宗、即色宗、識含宗、幻化宗和緣會宗，道安（312-385）、支道林（約 314-366）、支敏度等是這一階段的傑出的代表人物，這可以說是三論宗的源頭階段。

隨著羅什譯中觀類經典和其他相關大乘經典的譯出，使得人們可以更全面地依據經典來理解空有關係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反省般若學的得失，這種反省是由僧肇完成的，作為羅什僧團的重要成員，僧肇和其他什門高僧在羅什的影響下，共創三論學的“關河學派”，這是三論宗史上的第一階段，歷史上被稱為“古三論”。以羅什為僧團領袖，羅什成為中土三論初祖，他的主要貢獻在於譯經，但在三論思想史上，其空的思想、實相思想、法身思想和涅槃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什門之下弟子眾多，號稱有三千，其中有影響的有十哲、八俊、四聖之說，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四聖為四大入室弟子，其中僧肇被稱為“解空第一”，由於對於中觀之學的貢獻，應當是三論宗中土二祖。僧叡的思想體現出從般若學向涅槃學過渡的特點，思想體現比較全面。道融後來出長安而到彭城（江蘇省徐州市）發展，使彭城成為三論學的一個中心。其他高僧中，竺道生則轉向了涅槃學，被時人稱為“涅槃聖”。關河學派之中，還有的僧人轉向律學、成實學派等等。

攝山三論則是三論宗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重要階段，以僧朗為創始人，以攝山為中心，以中觀三論為核心而形成的學派，這一學派的出現和南方的三論學傳統有一定關係，曇濟的六家七宗研究，周顒的《三宗論》都有重要的價值。攝山三論師資，以法度為奠基，法度傳僧朗，自僧朗始，僧朗傳僧詮，僧詮傳法朗，為攝山三代傳承，形成“攝山三師”。僧朗遠承關河僧肇之學，實際上是三論宗中土第三祖。僧詮作為僧朗

的傳法弟子，繼承了其山林派僧人的特點，門下四位弟子非常有名，時人稱為“詮公四友”。四人之中，法朗延續其宗門慧命，對於三論之學盛行於江南極有功，門下有學僧千餘人。法朗繼承三論諸師重般若及三論經典的傳統，還重視《涅槃經》，在思想上，其二諦論主張二諦是教，反對二諦是理，提出於二諦和教二諦的區別，講三重二諦，實際上又進一步講四重二諦。中道和二諦的關係，法朗以中道為二諦體，對“八不”形成“三種方言”的獨特解釋，以四重階級解釋中道，形成“四重中道論”。但這三師都沒有專門著作留存於今，許多觀點在吉藏的著作中有所記載。

嘉祥三論代表若三論宗從學派走向宗派的階段，三論宗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重要階段，實際上也是最後的階段。吉藏集三論學之大成，以般若、三論類經典為中心，對大乘經典更有全面的關注，其思想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體現，一是以破為主，不是正面立論，而是破邪顯正，摧外道，折毗曇，排成實，呵大執，在此基礎上顯示三論宗的“正理”，即包括人正和法正兩個方面，人正是說三論宗認為龍樹、馬鳴等人是釋迦牟尼之後的佛法的真正代表，法正是說三論宗認為“三論”之法是佛教的真正教法。二是系統闡述二藏三輪判教觀，二藏即小乘藏和大乘藏，或者說聲聞藏和菩薩藏，大乘藏說無所得，小乘教說有所得。三輪即根本法輪、枝末法輪和攝末歸本法輪。吉藏通過這種判教，體現其對於佛教加以整體性瞭解、思考的佛教觀。三是闡發二諦論，以二諦為中觀諸論的思想核心，主張二諦是教，區分於二諦和教二諦，設立四重二諦。四是闡發中道論，主張三種中道，世諦中道、真諦中道和二諦合明中道，二諦是中道之體，也強調四重階級，與法朗相比，他更加明確了四重階級和三種中道的關係以及各自的特點，又以八不明中道，認為八不理論在佛學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明確八不和中道的關係，八不就是中道。八不和二諦的關係，吉藏認為，八不即二諦，八不正二諦。五是闡發佛性論，以眾生覺悟之性為佛性，以中道為

正因佛性，特別是對於草木佛性的討論，在不同的意義上，一方面，草木有佛性，另一方面，草木無佛性。

吉藏代表了三論宗發展的集大成，既是最高階段，也可以說是最後的階段。吉藏之後，弟子慧遠、碩法師、智拔、智凱、烏凱等沒有能夠承擔起宗門的發展，吉藏之後的二傳或三傳弟子，在其他宗派發展的大勢下，也沒有能夠有使三論宗“中興”的空間。三論宗倒是在韓國和日本得到了一段新發展。

作為經典譯介的這一線索，實際上分為兩支，一支是和三論宗思想的起源、演進和發展相聯繫的，另一支則對三論宗實際上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與三論宗發展史相關的般若、中觀類經典的譯介，分為兩個重要階段，一是漢代以來的般若類經的譯出，為般若學派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二是以羅什所譯中觀類經典和什譯之外的其他經典的翻譯，為關河三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也是後來攝山三論和嘉祥三論的思想基礎。

般若類經譯典，區分為小品和大品，最早的譯典是東漢時代支婁迦讖所譯的小品《道行般若經》，此經以“道”譯“般若”，道行就是智慧之行，也就是以智慧度到涅槃的彼岸。又以“本無”表達性空、無自性的意義。此經後來多有異譯，第一個異譯本是三國時代吳國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明”指般若，“大明”即是“摩訶般若”的意譯，指大智慧，“度無極”，即是“波羅蜜”的意譯，意為到彼岸。三國時代魏國朱士行（203-282）對於《大明度無極經》經常講說，但對於此經表達的意義不很滿意，所以有西行求法之舉，在於聞寫得《般若經》梵本傳回，經人譯出後，被稱為《放光般若經》，屬大品般若的，與小品經相比，更為全面、深入和系統地討論了空的問題。另一個大品般若重要經典是竺法護所譯的《光贊般若經》。以大小品般若經為基礎，結合本土性玄學的思想背景，般若學派從此開始流行。

以羅什所譯中觀類經典為中心的一批佛經的譯出，為關河地區中觀

學派或三論學派的興盛提供了思想依據。三論宗所依之“三論”或“四論”均是羅什所譯。龍樹的《中論》則是中觀學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核心理念是八不、二諦、中道和涅槃論。提婆的《百論》以破邪為主，顯性空之理。龍樹的《十二門論》從十二個方面（門）對龍樹《中論》加以概要性闡釋，實際上是《中論》的綱要。龍樹的《大智度論》是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九十品的闡釋，體現了般若性空思想，也涉及到當時為止的大小乘各種思想，內容非常豐富。三論宗所依的“四部大經”和“四部小經”，也多是羅什所譯，“四部大經”之《華嚴經》、《大品般若經》、《涅槃經》和《大集經》（或《法華經》）中，《大品般若》（《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和《法華經》是羅什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是以前的《大品般若》的新譯，意義表達更為清晰準確，此譯一出，原來的譯本之影響逐漸消失，而由什譯代替。什譯《法華經》基本宗旨是明諸法實相之理，開、示、悟、入佛知見，開權顯實，會三歸一。《華嚴經》有多種譯本，三論宗所宗的是佛馱跋陀羅所譯的六十卷本，此經涉及的理論基礎，首先是空的思想，三論宗人從攝山三論的僧朗就開始重視此經。《涅槃經》有多種譯本，其闡述的核心佛性和涅槃問題，吉藏對一些譯本都有研究，三論宗人對於此經的重視是從法朗開始。

《維摩詰經》、《思益梵天所問經》、《佛藏經》和《諸法無行經》“四部小經”中，均有羅什譯本，有的以什譯為通行本（比如《維摩詰經》和《思益梵天所問經》），有的以什譯本為首譯（比如《諸法無行經》），內容都是涉及到諸法性空之理，都是三論宗的重要經典。

除了這一譯經線索之外，般若、中觀類經典的譯介還有另一路，雖然並沒有成為三論宗所宗的譯本，不過在三論宗史的研究過程中關注這一類譯籍，對於般若、中觀類譯典的系統瞭解是有意義的。龍勝著、無著釋《順中論》（《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二卷山北魏般若流支譯出，此論是《中論》的重要釋書，主要解釋《中論》之中“八不”的意義，吉藏在其《中觀論疏》之前的《中論序疏》中簡單提到此論，“言《順中論》

者，廣引大品等經證釋八不。”^①提婆所撰《百字論》由菩提流支譯出，此論是《百論》的核心，是研究中觀的最基本的入門作品。

隋唐時代的般若、中觀類經典翻譯形成一個高峰。《中論》釋本中的清辨釋本，現代學術界一般認為就是分別明之釋《般若燈論釋》，由唐代譯僧波羅頗蜜多羅譯出。玄奘（600-664）也譯出了般若、中觀類經，般若類經包括《大般若經》六百卷和《心經》一卷，玄奘譯《大般若經》為般若類經典譯介的高峰，對般若類經的翻譯作了總結，玄奘又譯中觀類經《廣百論本》、《廣百論釋論》、《大乘掌珍論》等。三論宗所依之《百論》，是《廣百論本》的綱要之書，而護法的《廣百論釋論》則是對《廣百論本》的進一步解釋，體現出印度唯識派對中觀的看法。這種譯介到宋代仍然在進行，但已經是餘緒了，安慧所撰之《大乘中觀釋論》十八卷，由惟淨、法護譯出，是《中論》的重要注釋書之一。

對於《肇論》的研究，在歷史上可以說形成了一股“肇學”的傳統，這並不都是三論宗的傳統，也包括禪宗、華嚴宗、天台宗等宗派僧人對此論的研究，這可以看出《肇論》的重要影響。南朝陳代慧達的《肇論疏》三卷（現存二卷）可能是現存資料中最早的《肇論》研究作品。吉藏本人似乎沒有專門的《肇論》研究著作，但他顯然對於僧肇的思想非常精通，他對於僧肇，常常以“肇師”“肇公”尊稱之，在作品中經常引用其觀點，視其為“聖言量”。元康是唐代三論宗人，著有《肇論疏》二卷，此疏是《肇論》釋書中的重要之作，極受歷代重視。宋明時代，三論宗已經消失，但對於《肇論》的研究仍然流行，宋代華嚴僧淨源（1011-1088）撰有（《肇論中吳集解》三卷、《科》一卷、《令模鈔》二卷，體現出華嚴宗的“肇學”研究特色。曉月禪師撰有《夾科肇論序注》，體現出禪宗的“肇學”研究內容，禪宗對於僧肇思想的關注更多是將其觀點融入禪的思想之中，在禪師的法語中大量引用僧肇的話。天台宗遵式（964-1032）的《注肇論疏》，反映了天

①《大正藏》第42卷第1頁下。

台宗人對此論的重視。元代則有華嚴宗文才（1241-1032）撰《肇論新疏》及對之進一步發揮的《肇論新疏遊刃》，明代對於《肇論》研究的一個特點是宗門之間形成爭論，特別側重於對於《物不遷論》的研究，由華嚴宗僧鎮澄（1547-1617）引發爭論，真界和道衡等僧都參與爭論，禪宗僧人德清（1546-1623）作《肇論略注》，成為此論著名的釋書之一。

比較的思路，是將三論宗思想和中國本土思想、佛教其他宗派進行比較來體現其特色和影響。在三論思想形成之初，般若學派의思想和玄學之間，玄學名士和般若學名僧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關係，般若學一方面受玄學影響，另一方面也影響到玄學。從唐代佛教宗派的整體視野來看，三論宗與諸宗的比較是非常有意義的，特別是與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的比較，這些宗派也都有自己的“三論學”，特別是對於中觀的理解，三論宗與每一個宗派的關係，都各有特色。同時，三論宗深深地影響了道教，道教闡釋的三論學主要體現為重玄學派對於三論宗中道思想的吸收。比較道教對三論的理解和三論宗思想本身的異同，也是對於三論宗研究的深化。